

第一百零七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2月17日，星期二，  
上午10:30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F·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丹吞先生

吴维温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撒克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潘菊生先生

古巴: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卡托斯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普拉普托先生  
卡约诺先生  
卡西姆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伊朗:

阿梅里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科尼克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扎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谢麦诺夫先生

瑙莫夫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莫什科夫先生

甘贾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杜利安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弗莱谢尔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威尔逊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达席尔瓦小姐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恩孔戈·东托尼·布迈达先生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首先，我要表示我们高兴地欢迎今天来看我们的主管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的副秘书长瑟坚科先生。希望他在日内瓦能过得很有意义，并与裁军谈判委员会各成员国进行有益的接触。

现在，请允许我向你们提出我们已决定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提名如下：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意大利全权公使齐亚拉皮科先生；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瑞典利德戈尔德大使；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匈牙利科米韦斯大使；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墨西哥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

如没有不同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内对各工作小组主席人选的提名已取得协商一致，并将代表委员会向我们的同事们致以热烈祝贺，向他们保证我们的充分信任，并祝愿他们将主持的工作取得完满的成功。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要提醒大家，按照第CD/144号文件提出的工作计划，委员会今天应该开始审议议程第1项：禁止核试验。大家知道，本计划决不是约束性的，根据我们的议事规则，各国代表团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及议程上的其他项目。

帕利哈卡拉先生（斯里兰卡）：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和前面的发言人一样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您担任我们委员会的主席感到高兴。我相信，您已被证实的才能将以最有建设性的方式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我愿向您保证我们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

我也要趁此机会向您的前任、埃塞俄比亚的特雷费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他十分能干地主持了委员会1980年会议最后一个月的工作。我的代表团也愿与其他代表团一起欢迎埃及、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扎伊尔代表团的新团长。

主席先生，两星期前您宣布开幕的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将是计划在1982年召开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全会。在我们进入第二个裁军十年和裁军谈判委员会进行裁军谈判尝试的第三年之际，国际社会对核破坏危险的忧虑显然没有多大消除。相反地，我们见到的是已有的核爆炸装置及

(帕利哈卡拉先生，斯里兰卡)

其运载系统在质量上继续得到改进，根据提交给大会第35届会议的“核武器的综合研究”报告，这种装置及其系统已拥有“超过自发明火药以来所使用过的所有常规爆炸物的总爆炸力”，且不提将使人类遭受缓慢和痛苦的衰变的放射性尘埃效应了。尽管各核国家就决定裁军发表声明，而那些制造死亡和灾难的工具的改进和用于军备、特别是核军备方面的人力和其他资源的不断螺旋形上升，严重地破坏了这些声明的信用。象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给本委员会贺词中所说的“裁军这个目标仍象过去一样躲躲闪闪，难以捉摸”。我们也听到那些主张发动可以赢得胜利的“有限核战争”的“思想”。不能想像这种理论是怎样得出来的，因为广岛、长崎和随后其他的爆炸试验毫无疑问地证实对核爆炸和随后的核污染是没有什么壁垒可以挡住的。我们反对一种绝对的武器，发动这种武器的战争，不论那些拥护者认为是多么有限，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无所谓胜败，因此达不到任何实际的政治或军事目的。这种“可行的”核战争会达到的唯一目的只能是爆发一场对人类造成史无前例的破坏和痛苦的全球性核战争。据说我们今天见到的核威慑和仍在改进的威慑力量是为各核武器国家的安全所需。那种以增加绝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忧虑和不安全来据称是保证一个或一些国家的安全的观点，国际社会认为是不合理的，或不能接受的。国际社会已经以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话一致声明：“武器的增加，尤其是核武器的增加，非但无助于加强国际安全，反而削弱国际安全。各国庞大的武器储存和军备与军力扩充，并且把科学资源和技术进步竞相转用于改良各种武器的质量，对和平造成无可估计的威胁。……”

刚刚结束的大会第35届会议通过了不少于43项有关裁军的决议，其中17项是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具体行动的。尊敬的墨西哥大使作了详细的分析，他在发言中指出，这些决议也规定了委员会本届会议进行实质性谈判中的优先项目，以便在解决人类最迫切的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主席先生，我们大家都已看到缓和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遭到的挫折，我们只能希望多年来的艰苦努力不要逆转。这一形势将使我们委员会，唯一从事裁军谈判的多边机构的责任加重得多了，因为除了裁军以外就没有别的可行的选择。

主席先生，就是从这点出发，我国代表团盼望1981年会议期间能在实质性谈



(帕利哈卡拉先生，斯里兰卡)

判中取得确实进展。我们虽然不愿贬低已完成的程序性和组织任务的重要性，但委员会这两年来的工作确实没有在走向有效裁军方面向国际社会作出重大贡献。在这方面，去年的会议很有教育意义。它表明特设工作小组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范围内进行具体谈判的最适当的机构。正如去年会议后期所看到的只要有充裕的时间，各工作小组就能以有效方式促进实质性谈判。

主席先生，使人感到满意的是委员会已经不迟延地决定四个特设工作小组在各自原有的职权基础上恢复工作，由于您的能干指导和各有关代表团为加速实质性工作所表现的灵活性才能取得这一解决办法。希望我们今后这一会议期间能贯穿着同样的态度和精神，特别在就1981年会议议程上两个非常重要的项目设立两个工作小组问题上，这两个项目是：全面禁试条约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去年，委员会把宝贵的时间冗长地花在程序和其他问题上，鉴于委员会所赋有的任务的性质及其迫切性，它是花不起那么多时间的。正如尊敬的瑞典代表团团长在她的发言中所说的，时间因素不在我们一边。她所以这样说不仅因为委员会必须向1982年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提出报告，而完全因为委员会面临的本身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武器技术，特别是核武器技术不断迅速发展的步伐超过了谈判进程的步伐，这一危险以及这些发展对所谓国防政策的影响都是委员会在谈判中力求取得迅速和具体进展的过程中必须正视的现实。

此外，世界军事开支现在已达到惊人的5,000亿美元一年，这种开支的目前趋势还是在继续上升。我们越是在真正裁军——特别是核裁军——方面拖延作出切实进展，投入破坏的资金就越多，其他为经济发展和消除饥饿疾病所需的重要资源就这样付诸东流了。正如尊敬的瑞士代表团团长指出的，世界末日钟的时针已更靠近零点，这一动向意味着本委员会，也就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必须迫不及待地来履行其巨大责任。

关于我们的议程，1981年会议的第一个项目是禁止核试验，这个题目在不同论坛进行审议已有二十五年余，联合国大会就此通过了40多项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各核武器国家未能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而感到不耐烦，尽管三个核武器国家在《部分禁试条约》中已保证，并在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已重申它们将致力于实现“永久终止一切核武器试爆”。没有必要强调一项全面禁止

(帕利哈卡拉先生，斯里兰卡)

核试验条约对防止从质量上改进现有核武器、制止发展新型武器以及保持可行的不扩散制度的极大重要性。至于所谓现有与监视试爆有关的核查措施的不足，国际社会认为它不再能成为继续拖延就全面禁试条约开始谈判的主要障碍，或借口。在这里只需要提一下大会第35届会议通过的、由斯里兰卡共同倡议的第35/145A号决议就够了，决议中回顾“关于这个问题的技术和科学各方面都已经充分探讨，现在只待作出达成最后协议的必要政治决定；如果考虑到现有的核查手段，就很难了解为什么缔结一项地下禁试协定仍受到迟延；继续地下核武器试验的潜在危险远超过终止这种试验的任何可能危险。”第35/145B号决议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必要措施，包括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开展全面禁试条约的实质性谈判作为最高优先工作，这是21国集团在本委员会多次强调过的。人们希望各核武器国家能作出贡献，协商一致同意设立全面禁试条约特设工作小组，毫无疑问，这一贡献会增进各核武器国家对裁军所承担的义务的信用，也会加强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唯一裁军谈判的多边机构的作用。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是我们议程上另一个重要项目，就此项目进行实质性谈判仍有待开始。这一项目也是大会在第35/152B号决议中指定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1年恢复工作时要高度优先进行谈判的项目。委员会上届会议期间，21国集团曾提出提案，要求就该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其必要性已在大会第35届会议的第35/152C号决议中予以重申。我国代表团希望本委员会现在就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参考”有关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实质性谈判。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不准备在现阶段就每个议程项目作长篇发言。关于我们议程上的其他项目，委员会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作出决定，恢复综合裁军方案、消极安全保证、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四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这是令人鼓舞的。希望两星期来许多代表团所表明的灵活态度和致力于确实进展的愿望能始终占上风并有助于在去年就这些领域所达成的意见一致的基础上和所已作出的建设性工作的基础上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帕利哈卡拉先生, 斯里兰卡)

许多代表团提到了今天显而易见的紧张的国际关系, 人们可以说, 这种关系对裁军谈判制造了很难令人乐观的环境。我国代表团只想说, 听来可能有些矛盾, 正是这种环境激励我们要在委员会内更坚决地进行谈判, 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引一句经常引用的联合国大会的话: “人类面临着一种选择: 我们必须停止军备竞赛并走向裁军, 或者面临毁灭。”只要一切有关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具有必要的政治意愿, 本委员会就拥有完成其任务的工具。

主席: 谢谢尊敬的斯里兰卡代表的发言, 我也感谢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E. I. 里迪先生 (埃及): 主席先生, 这是我在本委员会的第一次发言, 首先我要向你本人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除了对你所代表的尊贵国家法兰西表示尊敬外, 我和埃及代表团的其他同事们也已经注意到你的努力工作并看到你所具有的、成功地指导委员会初期而往往是困难阶段工作所需的最出色的智慧和能力。我还想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的前任——委员会的上届主席、埃塞俄比亚代表塔德塞·特雷费大使表示感谢。

请还允许我向你和我的其他的同事表示感谢, 感谢你们欢迎我作为埃及的代表参加这一著名的委员会的工作。我向你们保证, 我和我的同事期望着和你们合作, 并尽我们的最大努力保证我们工作的成功和任务的完成。

我国代表团在过去的两周内听取了委员会上的一些重要发言, 这些发言既有内容又有观点, 再清楚不过地证实了当前严重的国际形势是由令人惊恐的军备竞赛的持续发展、特别是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军备竞赛造成的, 而这同时在裁军方面或停止或控制军备竞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却微不足道, 更不要说那些不存在的成就了。

我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再作补充, 也没有必要再次强调埃及在致力于停止普遍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中将继续发挥的坚定作用。在联合国各种论坛上以及多次国际会议上 (始于1955年万隆会议, 这次会议产生了不结盟运动, 目前我们正在纪念这一运动成立20周年) 首次讨论这个问题时, 埃及的作用从一开始就是众所周知的, 所有这些会议在这方面发挥了先锋的作用。

(E. I. 里迪先生, 埃及)

有些尊敬的同事们早已讨论了一直企图取得核优势的核武器国家赖以制订其政策的各种理论, 同时也讨论了这种竞赛的危险的含义, 因为它永远不会有什么合理的尽头的。既然核战争的阴影对每个人来说是可怕的幽灵, 而且核军备的危险不再承认政治或洲际的边界, 所以它现在不仅威胁着竞赛的参加国而且还威胁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提一提去年8月在荷兰的布罗克伦举行的帕格沃希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可能是适当的。那次由严格挑选的国际科学家和思想家组成的班子参加的会议得出了以下结论:

- “1. 若认为核战争能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加以限制, 或者甚至认为核战争是能打得赢的, 那是谬见。
2. 若认为在核战争中民防能够为居民提供生存机会, 那是谬见。
3. 若认为某种反力量战略能够破坏另一方的报复性能力, 那是谬见。  
(即使毁灭对手的所有以地面为基地的固定导弹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那么潜艇武器和机载武器仍可免于难。)
4. 若说核武器的均衡对于有效的威慑是必要的, 那是谬论。”

另一方面, 如果考虑到军备所带来的环境失衡而把目前用于军备的资金、人力和自然资源用作社会经济发展目的, 它们就能消除全世界的贫困和饥饿, 并保证人类更美好的生活, 因为目前我们在建立新的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将给发展中国家以摆脱贫穷和落后的机会——之际正面临着困难和障碍。在这一方面, 我们期待着看到研究裁军和发展间关系的政府级专家小组正在准备的研究报告。我们希望这份研究报告将包括把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转用于发展的具体而实际的建议。

显然, 今天人类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即人类拥有自我毁灭的手段。这一现象是当前国际危机的根本原因, 这种危机不仅反映在缺乏安全和稳定以及经济条件的恶化, 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内, 而且还关系到地球上人类的生存和延续问题。

虽然在这样一个严肃而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不希望匆匆忙忙地指责任何一个具体国家, 但是公正地说, 停止这种趋势的责任主要地在于那些拥有、发展和生产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因此, 他们就有责任带头采取有效的步骤和措

( E. I. 迪里先生, 埃及 )

施停止疯狂的军备竞赛并采取真正的裁军措施。

我的许多同事们已经谈到了为把世界从军备竞赛中拯救出来而采取根本性手段一事与当前国际气氛之间的关系。虽然,要把这两个问题划分开来诚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和其他代表团都认为,不应该把国际形势当作未能就停止军备竞赛采取决定性措施或抛弃早已达成的协定的借口。然而我们相信,通过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不干涉别国的内政,而努力创造一种适当的国际气氛是重要的。在这一方面,军事干涉阿富汗过去是、现在仍是形成当前国际气氛的一种消极因素。

关于为实现裁军而努力以及大国有必要减少和取消核危险并利用新能源为人类的更大利益和幸福服务的问题,我已经谈了我们的根本立场。在这一方面,埃及是最早要求缔结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之一。埃及在该条约的筹备性谈判中发挥了基本的作用,后来在该条约公开签字的第一天(即1968年7月1日)就签了字。埃及继续支持不扩散制度,并参加一切旨在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包括1975年和去年夏季举行的两次审查会议)的范围内建立一项有效保证制度的工作。

今天,我愉快地宣布,埃及政府已经要求立法机构批准不扩散条约,目前我国的人民议会和咨询委员会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借此机会,我谨向瑞典代表英亚·图尔森夫人以及日本大使大川先生表示谢意,感谢他们为欢迎埃及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所说的友好的话。

埃及政府采取这一步骤,希望这能推动核武器国家履行它们的停止核军备竞赛根据条约第六条的条款实现核裁军,并最终全部停止核试验的保证。停止此种试验不仅是人类和环境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朝向遏止核军备竞赛的基本步骤。

埃及特别注意到在条约第四条款项下,有能力这样做的缔约国承诺为进一步开展为和平目的而应用核子能方面作出贡献,特别是用于无核武器的缔约各国境内,并适当考虑世界上各发展中地区的需要。

我们还看到,安理会决议第225号仍然未能就核武器国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提供一项真正的保证。在这一方面,我想借此机会表示我们对

( E. I. 迪里先生, 埃及 )

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的特殊兴趣, 我们希望该小组将能有效地结束它的工作, 我们认为这会有利于支持不扩散核武器制度, 并会成为朝向禁止使用核武器和朝向核裁军的一个重大步骤。

实施这些措施是符合联合国制定的关于缔结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基本原则的, 特别是关于拥有核武器国家和非拥有核武器国家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平衡的原则, 以及该条约应该是朝向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一个步骤的原则。

鉴于核军备竞赛所构成的危险, 由于坚信通过在全球各地建立无核武器区会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更有效地实现它的目标, 我们认为在中东和非洲建立一个无核武器区是极为重要的。

为此目的, 在上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我们提出了的倡议, 这就是大会第 35/147 号决议, 这是中东国家一致赞成的, 它是朝向建立无核武器区的第一步, 同时它还要求那些国家庄严宣布支持这一目标的实现, 在互惠的基础上不生产、取得或拥有核武器或允许在它们国家的领土上安置核武器, 并要求把它们所有的核装置置于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的保护之下。决议还要求那些国家把各自的宣言交存安全理事会。

我们相信, 如果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参加不扩散条约, 都实施大会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决议, 如果核武器国家支持这些步骤, 那么这将防止核武器在这一重要而敏感的地区扩散的危险性, 这样就有助于促进全人类的和平、安全和昌盛。

本届会议是在联合国努力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重要关头召开的, 它是在第一个联合国裁军十年结束的时候、以及第二个裁军十年开始的时候召开的, 不幸的是第一个裁军十年没有产生明确的结果。正如我的几个同事注意到的, 这次会议也是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召开之前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所以我们有特殊的责任, 应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在本届会议期间取得明确而积极的结果。

在这方面, 我同意其他代表的意见, 即委员会必须立即开始工作, 抓住审议中各项问题的核心, 从去年停留下来的地方继续做下去, 并克服任何可能出现的障碍, 包括那些与审查工作小组的任务有关的障碍。同时, 我们认为有必要设立另外两个

(E. I. 迪里先生, 埃及)

关于彻底停止核试验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工作小组, 鉴于这是委员会必须加以注意并且必须取得真正进展的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因此这两个工作小组应该当作紧急任务立即设立起来。

既然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核裁军、禁止核试验以及对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有效保证方面, 就取得明确进展而言, 有着重要的作用和相当大的责任, 考虑到国际社会给予禁止化学武器的特殊优先地位, 我们也应义不容辞地、认真地努力达成一项禁止生产、发展和储存化学武器的协定。在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的准备工作中, 委员会还须制定出一项综合裁军方案, 我们希望这项方案在时间和实施方面应实际而具体。

我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国际社会赋予我们在座各位的任务更为严肃的了。我们必须满怀希望并抱着取得确实结果的目标开始本届会议。

主席: 谢谢尊敬的埃及代表的发言, 我要热情地感谢他对我本人和我国说的十分友好的话, 我深为感动。

萨拉赫·贝先生 (阿尔及利亚): 请允许我在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二月份主席之际, 代表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向您致以诚恳的祝贺。

您代表的国家, 从历史上说并作为邻居, 与阿尔及利亚保持着密切的和富有成效的关系。

主席的个人作用在委员会工作开始时期能是十分有影响的, 特别就您个人讲, 您富有广泛的外交经验和建设性的才干, 也享有同事们对您的信任。

允许我指出, 您个人的参予对我们工作的积极开端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也要向埃塞俄比亚的代表、特雷费大使致以热烈和友好的祝贺, 他顺利地完成了主持上届会议末期工作的棘手任务。

我高兴地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些新成员: 埃及、扎伊尔、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大使。

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传统,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重新其工作时, 总要对国际形势加以叙述和评估。说国际关系状况本来是可以弄得较令人满意一些的, 也许还不够份量。与1980年初期相比, 现在形势是更坏了呢还是一样? 我们不是到这里来讨论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这个问题的，然而，忽视国际关系的现实也是不实际的，因为裁军的讨论和努力必然要在这种现实的背景下进行。

有人利用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作为加紧从质量上改进并从数量上增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借口。

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态度，它会使整个争取裁军的国际努力立即瘫痪。我们认为正是处于最困难的时刻，我们应该作出最大努力以减缓并停止军备竞赛。

为认清以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为增加军备的借口是多么似是而非，我们只要自问以下的问题：国际紧张形势有所缓和时，曾裁减过军备吗？不幸地，该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因为有关的国家或军事联盟总是在准备着要对付与假定的敌人间的下一次的紧张局势。因此，国际气氛与加强大规模毁灭能力之间的关系是单向关系，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是等待国际形势的假设性缓和，而是真正去影响维持这种紧张状态的主要因素，如：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越来越先进的研究、这些武器的加速生产、它们不间断的试验和它们的储存——这一切维持着所谓的“恐怖均势”的螺旋形上升。

如果我们都认为这种形势确是“恐怖”，我们怎能对大量财力、技术和智力资源为日益改善这种恐怖武器、增加其数量和质量而消耗殆尽不感到痛恨呢？

关于这恐怖对双方是否均衡的问题，即使读尽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成堆报告也不足解决我们的疑虑。作出评价的可能看来是十分主观的，当人类评价或推理的能力看来是太弱或太慢，不能提出一个可靠的判断时，就使用了电子计算机，而最近的一些事件表明电子计算机会出故障，会发出假警报。

归根到底，在我们看来，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的均势或均衡概念是一种幻想，因为军备竞赛喂养了它本身的荒谬逻辑，并由它自己从奢望中得来的动力加以维持，这奢望就是梦想达到绝对恐怖的水平——当然，绝对恐怖的水平只能通过真人真事的试验才得证实。

某些方面持有这种思想，认为一场新的核战争、不论有限或无限，是可以一打并赢得胜利的。这个思想不仅十分危险，因为核战争将给人类带来灾难；逻辑上也是令人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是建立在敌人会作出合理的有限反应的设想上。并不需要是一位伟大的理论家才能预见到真正打起核战争时，敌对双方的行为将不会顾及我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们今天所能认识到的一切理性规律。

此外，一场核战争，即使是有限的，不仅会影响到直接有关的国家，也会影响到战场附近的国家和地区，甚至也会影响到离战场更远的国家和地区。现有毁灭性武器会不会尊重各国所商定的如何划分它们主权区域的边界，也是值得怀疑的。

先不谈各国政府应付的责任问题，全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最贫困地区的人民，在人类的大部分还生活在饥饿和贫困之中时，有权利要求停止又荒谬、又昂贵的军备竞赛。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是我们要求加速我们的工作并寻求更好办法走向真正裁军的最有说服力的论点。

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前，还有三次或许四次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因此，我们有机会就我们委员会已有的进展以及到1982年最后期限时将取得的进展作个估计。当然，不应该把这个期限看成是完全不可超脱的。但是这个日子到达时，裁军谈判委员会各成员国若想到它们的工作没有对走向有效裁军措施作出任何真正进展，那将以什么来自慰呢？

这种失败的责任主要应归咎于那些拥有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工具的本委员会成员国，这些国家未能对限制它们的毁灭性能力的水平——然后也许裁减这种能力直至完全消失——的方式和方法取得一致意见。然而，道义上的责任，尽管程度轻些，也应归咎于所有不结盟和中立国家，因为它们未能找到说服和施加压力的办法使人们接受本应该导致真正裁军的合理措施。连这一程度也未做到。

应当为不使用，即使是试验性的，核武器作出努力。不拥有核武器不能被认为是放弃这种努力的十分令人信服的理由。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每个成员国的责任是作出应作的努力并采取必须采取的措施，如果我们打算在完成委托给我们的任务中取得进展的话。

这届会议上我们工作的开始情况与1980年第一次会议的开始情况相比，其所处气氛是比较令人鼓舞的。去年，我国代表团曾对委员会多次会议为程序问题争论不休表示了失望。那时候我们并不相信这种讨论具有什么实际意义，今天我们还是不信这一套。因此，我国代表团将反对旨在委员会内挑起与我们审议的主题、裁军问题、无关的讨论的任何企图。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现在，允许我谈一谈更具体的问题。虽然不能对委员会去年就设立四个工作小组的决定的重要性过于拔高，但必须承认，这项措施是具有实际价值的。事实上，若不在一种商定的、明确规定好的机构内来讨论议程上开列的谈判题目，委员会怎能够就具体的问题安排其工作呢？我国代表团原本希望，上述各工作小组不要等待就它们的职权范围的重新讨论取得成果以后再恢复它们的会议。我们现在仍愿表明，在委员会审议四个工作小组新职权的可能性的同时，希望四个工作小组能立即恢复它们的工作。

去年会议上，21国集团提议，应设立两个工作小组，分别讨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禁止核试验的问题。

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否能建立全面信用要看它能否就这两方面设立负责谈判有效措施的工作小组问题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铭记着大会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指示和它所指出的优先问题，也注意到必须对我们的工作作某种安排，（由于其工作量，应分别安排在三届会议内），我们认为委员会应致力于少量能合情合理地期望取得重大进展的问题上。在我们看来，只有在裁军的某些领域作出显著的进展后，我们才能向其他那些在今天似乎连谈判都说不上地区传送认真谈判的气氛。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创造条件，使局势朝着与当前为达到根据恐怖学说产生的优势幻觉而进行的疯狂的军备竞赛相反的方向发展。

对化学武器公约所取得的进展表明，我们能够明确哪儿有一致意见，哪儿还存在分歧。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上届会议工作中所表现的总的积极精神预示着它将在我们所希望的最早不过的日期圆满结束。

我们认为，大会把准备和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放在优先地位是完全正确的。只有与这一措施有关的国家具有承担建设性行动的政治意志，才能证明它们准备谈判真正的裁军措施。目前形势的继续，即核试验不仅通过其无法预言的后果继续威胁着人类的未来，而且也继续在增加现有的毁灭潜力，只能越来越推迟理智终于压倒霸欲的日子的到来。

现正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外进行的、并于去年向委员会报告情况的三边谈判，看来没有作出多大进展。我国代表团愿表示两点希望，希望谈判能产生比到现在为止更有希望的成果，另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至少能随时了解谈判的进展情况。

(萨赫拉·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如在停止核试验和核军备竞赛方面未能作出进展，应该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保证。我们在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上曾说过，对上述的保证不能伴随各种限制。我们继续认为，给予保证时不应提出什么条件或限制，特别是对那些在执行其外交政策时不受主要核武器国家间组成的联盟的支配的无核武器国家。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成员之一，阿尔及利亚十分重视作出有效安排以确实制止核武器国家将其军事优势行施到政治领域中去。

制订一项化学武器条约的谈判取得进展的可能性、有关国家对停止核试验的立场的发展以及确定能被无核武器国家接受的不对他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我国代表团认为正是以这些情况为基础，可以就停止发展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全面彻底裁军展开真正的谈判。

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进行谈判的各个阶段确切顺序，只要不再继续乏味的辩论并停止玩弄空洞的辞藻，只要有真实愿望以寻求解决我们面前众多的困难问题的迹象，我国代表团将采取灵活的态度。

我感到，在我发言的这个阶段不妨再强调一下，我国代表团认为保持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根本性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委员会应如其职权范围所示，继续是所有成员国在平等参加的基础上进行真正谈判的机构。不用说，我们当然欢迎大国在我们委员会之外的论坛中为裁军作出的任何进展。然而，我们要指出，如由于上述国家的态度而使这些国家组成的国际机构处于停顿状态，不能完成委托给它们的任务，这对这些国际组织会是危险的。

请允许我表明，我担心裁军谈判委员会还受到另一个危险的威胁。我国代表团不能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一个机构可以闭关自守，不与外界接触。我们时代最大的矛盾就是我们星球上的人一方面普遍了解威胁着它的大规模毁灭性的危险；另一方面却接受现状，并也接受可能继续恶化的状况。不错，在超过了某一界线，核威胁的恶化就失去了现实意义。然而，抵制核战争不可避免的呼声正在增长。

裁军谈判委员会各成员国如果在审议反对核战争的呼声时不给这种呼声以支持，就不能成功地完成委托给它们的任务。

我们讨论的问题范围很广，其复杂性和严重性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明我们面临的困难。而事实仍然是，裁军谈判委员会若要完成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巨大任务，就

(萨赫拉·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要靠自己本身作出贡献。

主席：谢谢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阿赫迈德（巴基斯坦）：主席先生，巴基斯坦代表团团员和我很高兴地看到您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处于当前这个关键阶段主持会议。我们相信，您在过去两个星期里有力地表现出来的高度智慧和耐性将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迅速恢复谈判，并创造必要条件为就议程上的各项目做出具体协议而前进。

我也愿借此机会表示深刻感谢您的前任埃塞俄比亚特雷费大使所做的建设性的努力。

主席先生，您和委员会中我的同事们对我表示的热烈欢迎，使我深受感动。在我以同样感情报答他们时，我还要说我能出席这个卓越的外交家们的大聚会感到荣幸。当我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共同努力时，我将从他们的丰富经验和广大智慧中寻求教益。

主席先生，在1980年代的第一年，国际局势的紧张程度有相当增长，世界若干地区爆发并加深了冲突，出现了普遍的不安气候和国与国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气氛。

外国军队对一个不结盟的伊斯兰国家阿富汗的继续占领使人特别感到关切。正如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于2月9日在新德里不结盟国家会议上所说：“这一占领不仅等于是对（阿富汗的）政治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而且是对这个地区的安定的威胁。它使国际紧张局势更趋严重，使缓和遭到损害，使超级大国在印度洋和海湾地区的竞争更加激化了。”巴基斯坦赞成阿富汗局势的政治解决。作为1980年11月20日大会决议的一个提案国，巴基斯坦将受联合国秘书长组织和召开的巴基斯坦、伊朗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三方会谈做出的规定的指导。

我国代表团对人们在本委员会上和其他场所表达的对世界军备竞赛的严重升级、特别是主要核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严重升级的关切抱有同感。每年有5000亿美元浪费于破坏性越来越大的武器上，同时人类的大多数却在贫困的条件下生活，这是对现代文明的可悲的注解。更富有悲剧性的是这种“恐怖平衡”的反常逻辑引起的危险的可能性，即导致人类的有意或无意的自杀。世界越来越感恐慌地看到，设想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打一场“有限”核战争的战略逐渐成形, 巡航和机动导弹及中子弹等新式武器系统研制成功, 反弹道导弹计划正考虑恢复。如果这些设想都变成实际政策, 核军备竞赛将在新的更加复杂的规模上进行, 这将使今后即便还能进行谈判, 也将更加困难。

可是, 这个委员会的代表们都是争取和平的实践家, 不管我们今日世界的清醒现实如何, 我们不能放弃希望。两个超级大国都没有排除就战略核武器和中程核武器进行进一步谈判的必要, 我们从这里略可得些慰藉。我国代表团认为, 不管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评价如何, 它对恢复国际稳定气候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和苏联之间关于限制和削减核军备的对话应继续下去并应加紧进行。我们希望, 双方都将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规定的限制, 直到这些会谈重新开始。

大家都明白, 超级大国之间关于核武器会谈的结果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 即它们对遵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共同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所做的承诺在实践中表现如何, 特别是在与世界各地紧张局势与冲突有关时表现如何。

在当前现实的范围内, 不仅在超级大国之间、在它们的军事同盟之间而且在它们和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中小国家之间, 恢复互相的信任和信心是必不可少的。当前国际上对抗气氛的一个重大因素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合法安全利益”观念过于广泛了。一个地区的国家, 如波斯湾的安全问题完全是这些国家自己的事, 与外人无干。不论“有限军事部队”还是“迅速部署部队”的干涉都构成对这些国家事务的擅自干涉。巴基斯坦相信, 这种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事业可由建立地区内各国间的军事平衡而得到增进, 包括我国所在的地区也是如此。巴基斯坦已提议和它的一个邻国举行谈判, 以签订关于彼此可以接受的、两国间均衡的部队比例的协定。我们准备和本地区其他国家举行同样的谈判。

尽管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和它们各自的军事同盟之间的关系不言自明是重要的, 但我国代表团相信, 只有把所有大小国家的安全问题都考虑在内的办法才能达到真正的裁军。这种办法只能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产生。不幸的是, 以前的裁军委员会会议的两主席似乎并未做出必要的、寄信心于这个委员会来进行实质性的裁军谈判的政治决定。

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困境也许是说明这种态度的最好事例。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国际社会认为最优先的问题,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 从这个多边谈判机构转移到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三个有核武器国家的秘密会谈已有几年了。由于两个超级大国对禁止试验对它们的安全的影响看法不同, 三边谈判的进展非常迟缓。从到现在为止能得到的关于谈判的消息来看, 三大国正在拟订的条约与大会这样长时期以来所要求的全面禁止试验没有多少、甚至毫无相似之处, 也不太可能引起裁军特别联大所强调的那样广泛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觉得对谈判中的这项协定是什么就应看作是什么——它是美、英、苏暂时停止核试验, 美、英、苏应贯彻执行, 以表明它们对核裁军目标负有义务。同时, 应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就真正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开始进行谈判。

巴基斯坦代表团表示希望, 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在1981年会议期间就核裁军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谈判。我们认为应为此目的设立特设工作小组, 并赋予下列具体任务: 第一, 为“互相均衡”、“同等安全”, “战略均等”等在谈到核裁军时常用的概念制定更明确的定义; 第二, 为《最后文件》第50段所说的核裁军进程的各阶段做出规定, 并确定每一个核大国在进程中每个阶段的责任; 第三, 澄清核裁军与常规武器裁军之间的关系; 第四, 指定对各种核裁军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有效和一视同仁地核查和监测所需的各种机器。我们相信,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这种贡献将和其他方面的贡献一道, 对我们希望超级大国将举行的关于核裁军的进一步谈判有所帮助。另一方面, 如对这个问题进行这样的初步探讨都不让裁军谈判委员会去做的话, 将不可避免地要使无核武器国家对超级大国是否诚意追求核裁军目标本已日益增长和普遍的怀疑进一步加深。

巴基斯坦代表团相当重视防止核大战这一重大目标。我们同意这种看法, 即通过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承认当前关于需要在欧洲建立常规武器均势的看法影响着不使用核武器协定的前景。因此, 我们希望正在维也纳进行的谈判在最近期间就能在欧洲常规武器均势问题上达成互相谅解。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在马德里欧安会审查会议上提出的关于促进欧洲信任与安全的提案。

我国代表团仍然相信, 没有任何不可逾越的政治或技术上的障碍可以妨碍核武器国家向无核武器国家、特别是不结盟国家保证它们将不受核武器的威胁或攻击。巴基斯坦寻求就这一主张拟定一个国际协议已将近十年了。我们感到满意的是这一目标已经得到裁军特别联大和本委员会的赞同。关于为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有效保证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制定国际协议的提案获得了不结盟运动、伊斯兰国家会议和联合国大会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不幸的是,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主持下进行的谈判没有能够为达到这个目标取得很大进展, 虽然认识到有必要继续努力“以便就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可获各方接受的共同办法达成协议”。在拟定共同办法中最根本的困难是, 有些核大国在它们在裁军特别联大上做了单方面声明后似不准备更前进一步了, 尽管那次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注意到”这些声明, 并在“注意到”后, 敦促核大国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做出有效安排。

在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上, 巴基斯坦代表团将为拟定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办法”再做一次努力。寻求这样一个“共同办法”必须从根本的前提出发: 在达到核裁军前, 核大国负有义务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某个或某几个核大国如希望对所做保证附加任何条件或限制的话, 要看其他核大国或无核武器国家是否能接受, 还必须从这些条件是否会否定掉它们所做保证的有效性和可信性的观点来加以审查。考虑到某些核大国所做单方面声明中包含的一切限制均与它们对其核安全同盟的关注有关, 巴基斯坦已建议, 在开始阶段应先向处于同盟体系之外的极大多数无核国家, 即世界上的不结盟和中立国家做出保证。我们希望, 这个主张作为拟定“共同办法”的妥协方法, 将于今年受到密切注意。

谈判中遇到的另一困难是, 某些核大国想利用这个问题迫使无核武器国家对不扩散核武器进一步承担义务。巴基斯坦不反对在不扩散核武器上承担义务, 只要此事是在普遍、一视同仁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为此目的已提出几个提案, 其中包括在南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主张。但是, 我们不认为安全保证问题是扩大不扩散核武器义务的适当方式, 虽然有效的、可信的安全保证的制定将对不扩散的前景有重大积极的影响。

我国代表团一方面坚持这样的保证最适当的方式是国际公约, 同时也准备探讨其他可能的办法, 包括由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为临时措施通过适当的决议。依我们看来, 安全理事会在这个问题上能采取的最有效的行动是, 号召核大国向无核武器国家做出明确的无条件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某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些现在这样的、由核大国做出有条件 and 有限度的声明为基础的办法是不会产生结果的, 也是我国代表团所不能接受的。

有消息说: 在当前的某些冲突中使用了化学武器: 某些国家考虑更新它们的化学武器库。这使委员会禁止化学武器的努力更加迫切了, 但恐怕也更加困难了。去年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给谈判公约时牵涉到的一些问题下定义中取得了进展, 我国代表团为此很感鼓舞。我们觉得, 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情况, 至今还不能赋予工作小组更加明确的职权, 但工作小组应能在去年完成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达成协议的范围和缩小分歧点。我国代表团将尽全力参加这些努力, 并将寻求办法解释它去年向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多边公约内容的建议和看法。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尽早将谈判这样一个多边公约的具体任务委托给特设工作小组。

巴基斯坦还支持为达成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协议所做的努力。但是, 我们确实希望, 在这次会议期间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基本内容”的提议者对别的国家、特别是21国集团的成员国表示的关注和提出的提案能更加关心。我们认为对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拟定工作需加密切注意, 不仅因为它有种种内在价值,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对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上其他多边裁军措施, 如禁试条约的谈判, 有不可避免的影响。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1年会议期间, 将不得不加紧进行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我国代表团认为, 依靠最近联合国拟定的各种关于裁军的一般性文件, 要确定哪些裁军措施应包括在综合方案之内似不过于困难。也许关于这个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头一项任务恰恰应是拟定一个这些措施的清单。综合方案如具备两个基本特点就确实很有意义, 第一, 它应使一切国家对执行方案里所规定的措施承担政治的和有约束力的义务; 第二, 方案应包括最后实施的时限, 至少得有个大体上的时限——巴基斯坦已建议定为公元2000年——以及方案中规定的裁军进程的各阶段完成的时限。除这两个基本问题之外, 有些事在工作小组的谈判中也是需谈及的, 如综合方案中规定的每一项裁军措施的特点说明和这些裁军措施之间的政治和时间上的联系。

主席先生, 如果将《综合裁军方案》作为政治上有意义的文件来拟定的话, 它将成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主要文件。裁军谈判委员会如能就《综合裁军方案》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及议程上其他优先项目, 特别是全面禁试条约, 化学武器公约和保证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国际文书达成协议的话, 将是对第二届特别联大的重大贡献。第二届特别联大无疑将从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些问题上所取得的结果, 特别是要联系到对其成员的审查, 得出对本委员会的看法。

还有一些有关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其他问题是特别联大应予考虑的。其中最根本的是这个机构与联合国大会之具体关系。某些国家坚持说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完全在联合国范围以外的一个机构, 这种虚构的说法造成与第一届特别联大的共同意见完全相违背的局面, 特别是在非会员国参加委员会工作问题上是如此。第一届特别联大上的共同意见是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可充分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 散发文件和出席会议。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是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严重危险的时刻举行的。今天, 世界上的强大国家似乎已做出判断, 认为可以使用军事力量达到国家目标。世界正处于新的、更加危险的螺旋式上升的军备竞赛中。我们在本委员会应努力扭转这种判断, 利用我们的集体智慧制止互相灭绝的冲动, 通过裁军使对安全的寻求恢复生气。主席先生, 我愿向您保证, 在这符合一切国家根本共同利益的崇高而迫切的努力中, 巴基斯坦代表团决不会落于人后。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 我还愿感谢他对我说的这番友好的话。

特雷费先生 (埃塞俄比亚): 主席先生, 我首先祝贺您担任本月份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您的外交才能和机智已帮助委员会就工作安排这一艰巨任务迅速作出决定, 并使去年设立的四个工作小组能毫不迟延地继续它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赞赏, 并保证在您履行您这重要的一个月的职责时同您充分合作。

我也热烈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和尊敬的埃及代表里迪大使; 巴基斯坦代表曼苏尔·阿赫迈德大使; 罗马尼亚代表马利扎大使; 和扎伊尔代表巴格巴尼大使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我也再次感谢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先生和他在秘书处里的同事们, 在我担任主席期间所给予我的宝贵帮助。最后, 主席先生, 我衷心感谢您, 主席先生, 和其他尊敬的代表们对我的赞誉, 赞扬我在1980年8月份和过渡时期延长到1981年会议开始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期间所作的工作。我曾以主席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的身份为大家效过劳，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有得益的经历，我感到很荣幸。并向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交了委员会1980年的报告。

主席先生，今年裁军谈判委员会开幕正适逢这样一个时机：再度出现的国际紧张局势加剧了军备竞赛，危险地导致了缓和进程的逆转和冷战的恢复，而与此同时，核对抗的危险仍在持续。

人们不会不看到世界各地广泛的军事集结。推迟了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批准；主张采取强硬路线政策和较高的军事预算；有一个核大国又在建议部署中子弹，尽管这事这一次宣布时曾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我国代表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局势，对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地区的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感到很不安。非洲团结组织、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地区的决定，完全遭到了忽视。这种所谓“快速干涉”部队对这些地区某些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一种严重的隐忧，这种新的国际政治局势就这样压制了它们自由从事和平发展的权利。在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的国家里，疯狂建立和扩大军事基地和设施，造成了严重的紧张局势。有鉴于这些发展，我国代表团不能不对这一地区和平和稳定的恶化情况以及日益干涉这些国家内政的政策，表示深重的关切。

我国代表团将在适当的时候积极参加我们议程上各项目的讨论。但我要在此指出，我们很重视下列问题：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有关禁止、发展和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新式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各个项目；缔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其安全的国际公约以及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等问题。

埃塞俄比亚和其他国家一起，长期来一直要求暂停一切类型的核爆炸，作为停止军备竞赛和逐步扭转其进程的一项重大步骤，直到实现全面彻底的裁军。

我国代表团因此支持这种想法，即：就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并逐步裁减其储存直到完全销毁为止进行谈判。

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开始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以及早就总的核武器状况进行谈判，仍然是头等重要和迫切的问题。

大会已经有很多决议，促请核大国朝着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努力，并对迫切要求结束军备竞赛和防止核战争作出反应。我相信，重新承担执行这些决议的义务必

(特雷费先生, 埃塞俄比亚)

将推进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

主席先生, 在题为“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的第A/RES/35/46号决议里, 联合国大会授权裁军谈判委员会“迫切进行谈判以期达成一项协议, 并于可能时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之前, 向大会提出商定的案文”, 并列举了四个优先项目, 其中三项已设立了有关的特设工作小组, 即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和安全保证; 第四项是关于全面禁试条约。我国代表团促请大家注意该项决议, 是为了强调在今年会议期间迫切需要进行不断的努力, 并强调委员会所面临的繁重职责。

当我们对委员会决定使去年设立的四个特设工作小组继续其工作一事表示满意时,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愿强调指出, 迫切需要增设一个关于禁试核武器和一个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 这些都是联合国大会已授予委员会以明确职权的重要项目。

在考虑核裁军问题时, 我们决不能忽视错误的核警报的频繁次数, 本委员会很多发言中已经煞费苦心地着重谈了这个问题, 并促请我们大家注意。鉴于核大国拥有约17,000枚核弹头, 这种警报系统出错次数之多, 确实是很可怕的。

各种权威性的研究报告表明, 如有关各方真诚愿意并诚恳地承担义务, 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能够缔结的。为此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可以推进实现此项目目标的谈判。去年设立的各工作小组早已证明, 它们有益于推动各有关方面的多少是带有实质性的工作在目前情况下, 我们深信, 开始认真的谈判是很重要的。我们感到, 增设这些工作小组决不会妨碍或干涉三边谈判的。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 由于委员会迅速地就其议程和工作计划作出了决定, 比起一年前此时的委员会来, 省出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我国代表团在对此深受鼓舞之下, 希望委员会能审议要求增设其他工作小组的提案。

联合国秘书长在给本届委员会的贺词中已指出了我们大家认为是当务之急的事: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所有国家, 特别是主要的军事大国, 共同努力, 在具体提案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协商, 以便达成真正的裁军协议。”秘书长在谈到核禁试和核裁军时说, “人们常常强调, 在一场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 而只会有失败者。当我们正进入第二个裁军十年时, 确实需要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证明，我们是严肃认真地对待裁军议程上最迫切的问题的。”

主席先生，我们也是这样认为，这些问题值得委员会优先予以考虑。

以上这些就是我在目前阶段初步想说的话。我国代表团将在委员会正式和非正式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时进一步详细谈这些谈判项目。

谢谢您，主席先生。

主席：谢谢尊敬的埃塞俄比亚代表的发言，我也要感谢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乌卢·阿德尼吉大使（尼日利亚）：主席先生，这个星期裁军谈判委员会和我们工作议程的第一个项目是“禁止核试验”。这个项目如此重要，以致每次在我们议程上出现时，每个人都想对此作一个详细的发言。但我今天早上要说的话将很简单，因为我认为所有关于支持立即缔结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所该说的话，过去25年在联合国大会、18国裁军谈判委员会、裁军委员会（我们委员会的前身）、以及现在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本身审议这个条约的过程中，在这个时候或是那个时候，被人说过了。如果说直到现在禁止一切核试验条约尚未缔结，那只是因为该带头参加这样的条约谈判的核武器国家缺乏政治意志。缔结这样一项条约的技术困难已充分研究过了，在停止核武器在质量上的改进、终止这种新型武器的发展这个任务中，禁试条约的中心重要作用，以及其在防止核扩散中的中心重要作用，已是大家一致普遍公认的了，这个一致的意见已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1段中明文表示了。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同意那个共同意见，即，那个时候（1978）正在进行的三边谈判应紧急结束，并将谈判的结果提交给多边谈判机构作充分审议，以便尽早向联合国大会递交一个条约草案。这就是所有核国家在1978年一致同意的意见。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0年会议结束时，一直在谈判全面禁止核试验的三个核武器国家向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报告，这是第一个有实质性的报告。但可惜由于交报告的时间太仓促，委员会未能进行任何详细的讨论。然而有几个代表团对这个报告的具有实质一点确实是欢迎的，并强调对这样的条约进行多边谈判时必须作出迅速进展。印度、荷兰、澳大利亚、墨西哥，当然还有我国代表团，暂只提几个国家，提了一些非常中肯的意见，问了一些十分关键的问题。不幸的是，那些提意见和问

(乌卢·阿德尼吉大使，尼日利亚)

题的人结果仅仅是唱独脚戏了，因为三边谈判者没有能够回答。当然了，它们没有时间。但是，就过去我们对此项目进行讨论的经验看来，我想即使他们有时间，恐怕也是不会回答我们的。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0年会议期间，始终反对在委员会内开始就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的就是一直在进行三边谈判的三个核武器国家中的二个。现在大家都知道，1980年8月11日至9月7日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在日内瓦召开的审查会议期间，三个核武器国家都非正式地表示支持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上进行多边谈判。但自审查会议以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表明有关的三个核武器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有理由要对它的立场作什么变化。的确，在我看来，第二次核扩散条约审查会议没有通过一个最后文件一事使我们感到必须更迫切地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不扩散条约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措施，并要用其它措施加以补充，以便成为不扩散的有效制度。它本身并不意味着构成一整套制度结构。未能采取必要的辅助措施已引起了不扩散条约缔约国间的急剧分歧，并无疑可能削弱条约的有效力。

要在1980年代实行不扩散就要求迫切制定这样一些附加措施，其中全面禁试条约可能是最基本的措施。

联合国大会在其第35届会议上，对全面禁试条约问题通过了两项决议，在这些决议里大会再次重申其信念：“一项促使所有国家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试爆的条约应获得最高优先，对成功的防止核武器的纵向和横向扩散，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大会重申了其信念，即，缔结这样的条约将为1982年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条件。然后，大会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步骤，包括设立工作小组，在1981年会议开始时就对全面禁试条约进行实质性谈判列为最优先的工作。大会还促请委员会所有成员国支持设立这样的特设工作小组，并就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开始进行多边谈判。通过的两个决议之一是促请委员会所有成员国尽最大努力，以便委员会向大会第36届会议递交这样一个条约的多边谈判所获的案文。另一个决议呼吁裁军谈判委员会尽一切努力，以便在1982年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之前，向大会提出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我用不用提一下我尊敬的埃塞俄比亚同事刚刚提到的另一个决议，即，《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在这个宣言里大会列举了《全面禁试条约》，

(乌卢·阿德尼吉大使，尼日利亚)

把它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第二届特别会议时应向大会递交的几项有关措施的议定案文之一。

主席先生，这样，大会规定了一个最多不超过约18个月的时限，在这时间内裁军谈判委员会进行和完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考虑到委员会具有大量的材料，可以据此履行，如果它真的如此决定，这个优先的职责，我不认为这是个不现实的时限。我应该回忆一下我在2月10日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全面禁试条约将是这个委员会对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出的义不容辞的贡献。

主席先生，在委员会内大家一致同意，就工作效率而言，工作小组是进行谈判和对委员会面临的问题作出决定的最好办法，因此我认为我们将有可能采取这个有必要的步骤，对全面禁试条约开始真正的对话和谈判。这样的工作小组无疑将会给我们交换意见的机会，以及使我们有机会向三边谈判者，我国代表团欣赏他们的确提出了有点实质性的报告，获得一些澄清；这是一个必须予以讨论的报告；他们不能指望我们囫圇吞枣地把他们报告中的全部内容照数吞下。

作为开始，同时考虑到三个核武器国家在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期间，曾非正式地表示它们将支持多边谈判，我国代表团希望三边谈判者在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以前向裁军谈判委员会递交的报告里所表示的一种观点现在已予放弃。它们在报告里曾指出它们单独谈判或单独谈判的方式是推进条约签订的最好办法。希望它们在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期间所作的非正式保证已代替了这种观点。

主席先生，总之，如果有些成员在一天的讨论中对我们评论的三边谈判者的报告作了些简单地评论，如果这些评论能给我们一种指示的话，那么，三边谈判者应该清楚，委员会成员对停止核武器试验的有效多边文件的性质和内容确实是有所考虑的。这些观点能讨论、交换和谈判得愈早，在我看来，对所有各方都愈有利。

我在上一届会议期间举了个例子，现在我再重复一下：核国家过去曾就放射性武器问题向委员会提的建议的命运表明委员会并不是百依百顺的，在放射性武器问题上的各种主意并不完全是核国家专有的。因此我希望在这个项目的全体讨论结束后，我们可以在您的英明领导下开始非正式磋商，迅速就设立工作小组达成协议。工作小组的目标应当是协助委员会满足大会寄托在其身上的希望，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召开之前，提出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的代表，正如那些在多边谈判机构里（它们的缩写是 ENDC 和 CCD）代表他们国家的代表以及所有参加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关于裁军问题讨论的代表，无疑很清楚地知道墨西哥认为限制核武器是特别重要的，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走向联合国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50 段所说的，即：“逐步均衡裁减核武器储存及其运载工具，并尽快导致最后彻底销毁这种武器”的第一步。

墨西哥代表在有关裁军的所有多边的和地区性的，不论是审议的或是协商的机构中的行动始终不变地证实了这一兴趣。仅引一个例子作为例证，只需要回忆一下，自 1969 年以来，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开始在赫尔辛基就限制战略武器进行会谈（这个会议的缩写是 SALT）以来，墨西哥代表团就一直积极参加联合国每年进行的谈判，使大会在这个问题上通过了大量决议。最近一个是 1980 年 12 月 12 日通过的第 35/156K 号决议。

鉴于以上所述，也鉴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成败对核裁军产生的明显影响——根据《最后文件》，核裁军是委托给委员会的最优先的谈判项目——墨西哥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在任何时候都应及时了解国际一级可能发生的、和那些会谈有关的、有意义的事件。如果能牢记 1978 年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明确宣布的：为了达到核裁军的目标“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拥有最重要的核武库的国家，要负有特别责任”，看来是更可取的。

据此，墨西哥代表团认为，作为参考，提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注意独立裁军与安全委员会在其第三次会议结束时所通过的宣言是恰当的。这次会议是 1981 年 2 月 6 日至 8 日由前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主持在维也纳召开的。来自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一些杰出的政治家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为此我们已要求秘书处将宣言作为委员会的工作文件予以复制。委员会在 CD/143 号文件中已复制了。宣言案文前有一个简单的说明性引言，另外有一个委员会全部成员名单的附件。

鉴于宣言——题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程：全球命运所关”——是人们习惯把称为不言自明的文件之一，所以我仅仅将作为一种收场白提一提我国代表团愿意赞成宣言第一段所讲到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前途是个全球性问题，不仅仅是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世界各国人民有责任提出他们的意见：早日认真恢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程具有极大重要性。”

独立裁军与安全委员会如此表达的观点又一次正确地反映了联合国大会在其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的最近决议里所强调的东西——我在2月3日我们会议开幕时的发言里已经提到和引用了——决议促请参加会谈的两个国家在这些谈判中始终要“特别考虑到，不仅是他们国家的利益，而且是所有各国人民的利益，都处在危险之中。”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墨西哥代表的发言。今天上午会议上要发言的名单已个个发言了，我想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很明显，没有。

现在，在休会以前，我愿意简单的重谈一下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今天我们已任命了各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这些工作小组现在已能够开始它们的工作，我计划今天下午和诸位主席召开一次磋商会议，以便和他们非正式地讨论工作小组应当怎样开始它们的工作。我相信委员会同意我的意见，即，工作小组应尽快召集会议。秘书处已准备了非正式文件，也就是你们已有的2月17日的文件，包括这个星期会议的时间表。当然这些完全是秘书处的初步建议，今天下午和诸位工作小组主席会谈时可以讨论这些建议。

我愿意说一下，我建议召开的和工作小组主席的会议在秘书处大厦六层举行，在9号门上面，裁军中心办公室附近，在那，我们可以使用一间小的会议室。

会议于下午1时休会。

✘ ✘ ✘ ✘ ✘